



西藏向我们隐瞒了什么

长篇小说

THE TIBET COD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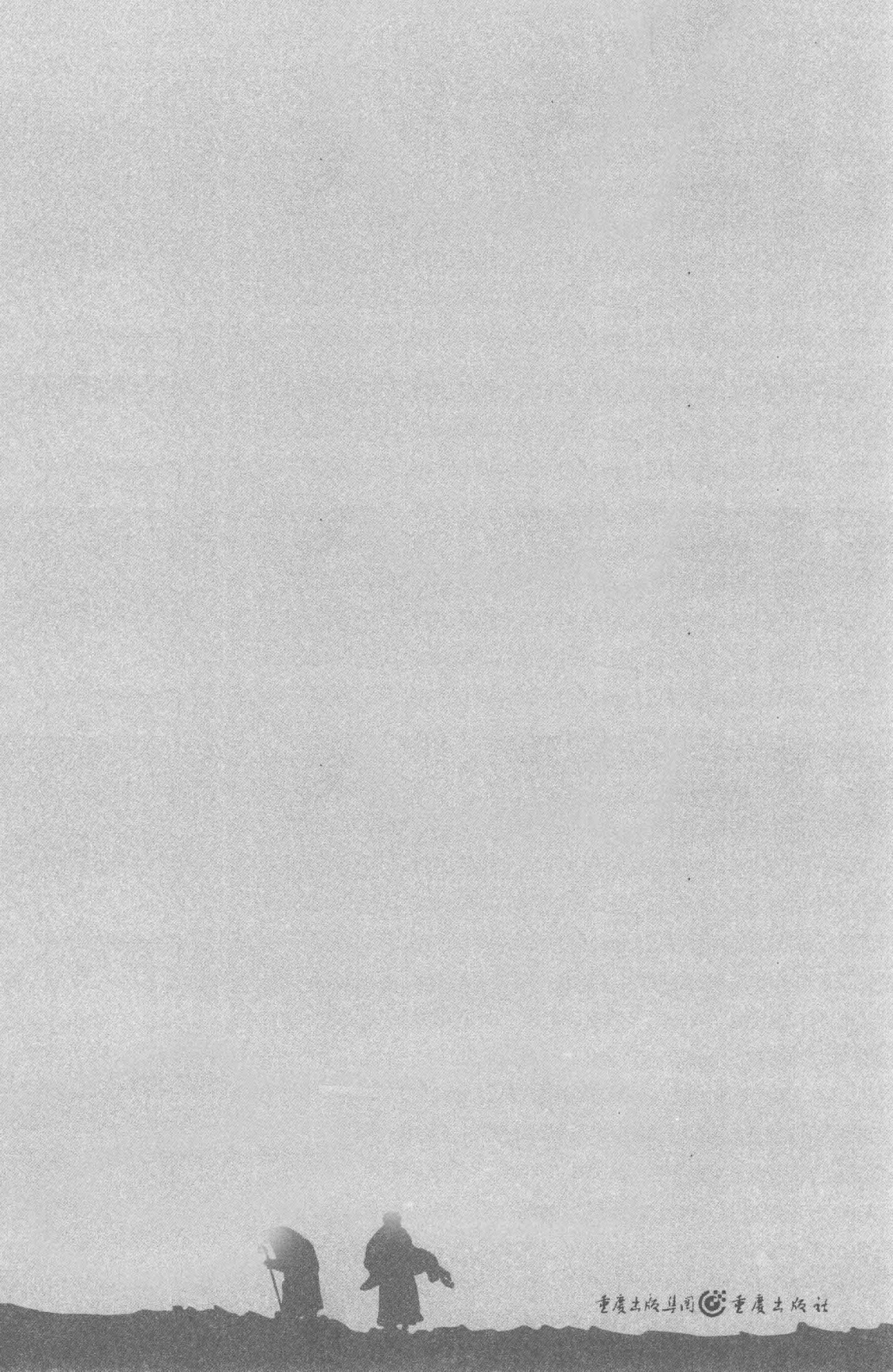
藏地密码⁶

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第6部：全面揭秘希特勒派人进藏之谜

何马
◎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

目录

第三十九章 希特勒秘闻 /1

“毫无疑问，希特勒是一名崇尚超自然能力的狂热信徒，这种思想促使他和另一些崇信超自然力量的德军高官一起，制定了诸多秘密行动，包括党卫军和祖先遗产委员会的成立，对圣杯、圣枪的寻找，对古文字的研究，特别在西藏事件上……”

第四十章 德军进藏秘密史料 /45

目前摆在明面上的官方文书资料显示，1938年，一队特殊的纳粹小分队在希特勒和他首席助理希姆莱授意下，秘密潜入西藏，他们在西藏待了一年并测绘了大量地图，还拍摄有影像资料。那个计划被称为极北之地，希特勒相信雅利安人的祖先源自那里，失落的大西洲亚特兰蒂斯也在那里，那里有着地球的轴心，改变那个轴心，就能改变地球的运转和所有国家命数。

第四十一章 德军进藏秘密地图 /93

卓木强巴看了看带纳粹党徽标志的地图，虽说上面标注的地名看不懂，但地形却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迟疑道：“好像在哪里见过，这是？”

方新教授道：“看看这另一幅地图。”接着，从电脑中调出一幅比对图。卓木强巴恍然道：“哦，阿里地图！”

两幅图一比对，其轮廓外形惊人一致。卓木强巴一眼就认了出来：德军描绘的，正是一幅阿里地区地图，其河流、山脉走向惊人的准确。

第四十二章 希特勒第一次派人进藏之谜 /141

方新教授道：“没错，塞弗尔小分队是一个幌子，他们的任务，就是为了掩盖纳粹前往西藏的真实目的。与这五人一同前往西藏的，另有八名成员，这就是许多照片不能拍全的真正原因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证，另外一同入藏的那八个人，要在任何资料上彻底隐形。而且，除了你这次从俄罗斯带回来的解禁材料，我们从别的渠道再也查不出有关这八个人的任何事情，可见纳粹对这八个人的保密做到何种程度——连组织内部也不做任何备份资料，这就有了八个完全不存在于这世上的人。资料在这里，你看一看。”

第四十三章 希特勒第二次派人进藏之谜 /181

“英德第一次联合入藏，最终是HM杀死了所有的英国人，并留下一部分德国纳粹在西藏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在整个二战过程之中，他们一直驻守在西藏基地内，勘测、探索、寻找。下面我来说说纳粹第二次派人入藏是怎么回事。”

第四十四章 香巴拉真身之谜 /225

谁都没想到，千百年来香巴拉的真身之谜，竟然就在这样的讨论之中，被方新教授一语道破天机。有多少人花了一辈子去寻找传说中的香巴拉，却连远远窥视香巴拉的机会都没有得到！当密光宝鉴被再次开启，这群幸运儿就被一个接一个的惊喜包裹着。此刻的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，香巴拉离他们不再遥远，说不定下一刻，他们就将找到到达这人间圣地的唯一通道。

第四十五章 冥河：西藏最神秘的河 /271

“自人类形成胚胎开始，生命就是被水所包裹着的。所有的生物，都从生命中枢对水有一种天生的依赖，这也应该是一种遗传。算了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些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先前的‘神明为了埋葬黑暗，在冥河中漂流了几万万’，这些偈语恐怕不是一千年前密宗进入帕巴拉的暗示……”

第三十九章 希特勒秘闻

“毫无疑问，希特勒是一名崇尚超自然能力的狂热信徒，这种思想促使他和另一些崇信超自然力量的德军高官一起，制定了诸多秘密行动，包括党卫军和祖先遗产委员会的成立，对圣杯、圣枪的寻找，对古文字的研究，特别在西藏事件上……”

密修者之谜

见到强巴少爷恢复志气，大家欢欣鼓舞，不免喧闹。不多时，一名护士走进病房，告诫他们，病人需要多休息，不要这么多人拥挤在病房内，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，其余的人都出去。

此时，卓木强巴已经从醉意和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，心里尚有诸多疑问，又不知该如何开口。方新教授在电脑另一端，似乎看出卓木强巴的心事。当大家都准备退出病房，留下卓木强巴和敏敏独处的时候，教授语音传讯道：“竞男，还有法师，你们传给我的那些资料，我还有点问题想问问你们，你们等一下再走。”

张立提议，附近有超市，大家去买点东西。

于是，吕竞男和亚拉法师留了下来，其余人去采购。护士开始对卓木强巴量血压、测体温，吕竞男和方新教授交流着。护士出去后，卓木强巴看着吕竞男的背影，低声问道：“法师，有件事我不太明白。”他略微停顿，直言道：“张立、岳阳他们回来助我，我能理解；巴桑和胡杨队长，我也能理解；但是法师你和竞男，让我感到很突兀。以你们的本事和能力，可以找到更好的队伍，是吧。就算加入国家队也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为什么，你们选择了我？”

亚拉法师起身，将病房的门关上。吕竞男只是侧眼一看，似乎早就预感卓木强巴会提出质疑。亚拉法师走回卓木强巴床旁，缓缓道：“嗯，强巴少爷，有些事情，我们一直没告诉你。现在，我想，是该告诉你的时候了。”

卓木强巴瞪大眼睛，静静地听着，亚拉法师道：“当年，光军一夜

之间集体失踪，这件事虽然隐秘，毕竟还是让诸多大家族和皇家知道了，但还有一件更为隐秘的事情，连当时的皇家也不知道。那就是，光军并没有完全离去，他们还在现世遗留下一支队伍。这支队伍，全由十二三岁的孩子组成，他们并没有完成光军的训练课程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并不是合格的光军，只是后备役力量，其中有很多，甚至是刚刚被选入光军训练营的。这些孩子，对成年光军所知道所遭受的事情全不知情，或许正因如此，所以他们也被留了下来，被潜藏在一个秘密的所在。据说，这批孩子在那个秘密之处继续接受大一点的孩子的训练，还得到命令不许外出，要一直等到光军遣人来接他们。可是这批孩子一直到成年，却再也没有接到关于光军的任何消息，他们，被遗弃了。后来，他们走出藏身的山谷，高原已是纷争四起，战祸不断，这批被遗弃的光军几经辗转，最后发展成一个独特的组织，他们被外人称为密修者，也就是——我们！”

卓木强巴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姿态，内心却受到极大的震动，若不是绷带绑着，他早就坐起来了。虽然他也有察觉，亚拉法师和吕竞男，他们或许和光军有关，甚至想过他们就是戈巴族的后人，但法师给出的答案依然让他一时难以接受，他们竟然是光军！被遗弃的光军！他看了在电脑中与吕竞男对话的方新教授一眼，他们的讨论教授应该能听见，但看教授没什么反应，显然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

卓木强巴震惊之余，再仔细想想，那样的身手，以及法师对戈巴族和光军的了解，其实早该想到，只是自己一直觉得不太可能而已。光军为什么要遗弃他们？是因为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不知情？还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卷入纷争之中？为什么不将这些孩子送回戈巴族人聚居地？不过很显然，当时光军离去并不愿意让自己族人知道，那么不送返这些孩子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但是，如今亚拉法师他们寻找光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想为当日被抛弃的命运讨个说法吗？一时间各种问题涌现脑海。

亚拉法师仿佛看穿了卓木强巴的心思，继续道：“当年的光军，带走的不仅仅是四方庙里的全部珍宝，还有四方庙里的全部典籍。如果四

方庙里所藏的只有苯教和佛教的典籍也就罢了，但那里面，还藏有我们戈巴族唯一的教义和全部仪轨。戈巴族信仰的传承，一直都是由族里的大苯波和他下属的祭师来完成，对于族人心中的困惑和对教义的迷茫，也由他们负责解答。可是光军消失的时候，他们也一同消失了。你知道，戈巴族是没有文字的，就连大多数光军也不识字。”

卓木强巴点点头。他知道，在古代，对于君王来说，一支强悍的部队只需要能听懂命令执行命令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士兵有聪明的头脑和渊博的知识。

亚拉法师道：“唯有那些看守四方庙的光军，由于要接触和保管典籍，他们当中有极少数人识字，并且将大苯波所传授的教义记录下来，奉为圣典，与四方庙的其余经卷一起保存着。那部圣典，就是我们戈巴族信仰的全部和唯一。”

卓木强巴恍然大悟，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法师你们要找的是……”

亚拉法师道：“原本，我们的信仰也出现过繁荣，相信的历史中不会默默无闻，应该在纷繁的宗教界有一席之地。但正是佛灭后那一百多年的混乱时期，我们的宗教同帕巴拉神庙一起，被历史彻底地遗忘了。此后，我们宗教也如同其余消失的宗教一样，仅仅能在战火的废墟中发掘出一小部分伏藏，但我们丢失了我们宗教的名字，忘记了宗教的教义，只留下那些地位低下的修行者，按照前辈的方式，遵循着一些残经断片默默修行。如今在我们的宗教，就好比佛教没有佛法、基督教没有圣经一样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那些修行者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修炼。不少前辈大师的修行记录上，都写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。一千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找回我们的圣典。”

卓木强巴小心地看了吕竞男一眼，低声道：“那么，竞男也是戈巴族人？”

“不，吕竞男她虽是密修者，却不是戈巴族人，她属于外籍。事实上，我们密修者就是光军和戈巴族人后裔这件事，最初她也一直不知道，自工布村以后，她才逐渐了解的。因为密修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

殿堂，我们先祖很早就融入了其他宗教，并且向周边的宗教组织扩散，如今的几大藏传佛教派系里都有密修者，印度、日本、东南亚各国也有密修者，所以发展到现在，就出现了许多外籍密修者，不过他们对光军的来源和传承，是绝对不知情的。”说着，亚拉法师目光炯炯地看着卓木强巴，道：“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正是因为，自从福马横空出世之后，寻找帕巴拉的团体和组织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如果被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份……所以，这件事情，除了你和方新教授，其余人我们并没有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卓木强巴明白了法师的意思，承诺保密，又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法师你们前面说对那个神秘宗教不了解，原来只是不想我们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？”

“不，”亚拉法师更正道，“我们这些被遗留在外世的密修者，已经完全失去了有关宗教曾经的一切，因此，也可以说对它毫无了解：宗教何时形成、何时兴盛、以什么为教义、分属情况、曾经做过什么、一切的一切，都完全不知道了。诸如倒悬空寺，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所在，我们对它的存在却一无所知，只是一些经卷残片上，看见过它的画像；还有工布村的生命之门，那应该是教里的一处圣坛，工布村的始造者也是教中的同胞，但我们已经有近千年没有发生过联系了；还有蛊毒，仅有少数经卷上有记载，但大部分都遗失了；倒悬空寺里的那些藤蔓、死亡虫、压缩空气、强酸池等等，我们和你们一样，听也未曾听说过。”

卓木强巴微微叹息了一声，仍道：“可是，法师还是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愿意继续来帮助我。现在我们的条件，与国家的专家队比起来，可是差太多了呀！”

“因为你是圣使！”亚拉法师看着卓木强巴在绷带下的皱眉，肯定道：“其实，在我们密修者那里，一直有类似的传言，只有圣使，才能打开帕巴拉的大门。所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会尽全力地帮助你，除非你放弃。”

工布村那些长老原本是不见外人的，正是和亚拉法师会晤后才同意接见自己，卓木强巴马上回忆起来，问道：“对了，法师，你们和工布村的村民应该是同一宗教吧，那么他们怎么就认为我是圣使呢？莫金为什么也是圣使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亚拉法师苦笑道，“我们已经上千年没有联系过了，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他们所恪守的誓言，是他们先祖留下来的，因此，他们的秘密，任何人也不能探知。不过我猜想，他们所谓的圣使，应该是某一特殊的群体，但这种群体，又不止一两个，否则无法解释，为什么在外国人里也会出现圣使。”

亚拉法师最后道：“现在，强巴少爷没有疑虑了吧。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目的，却有着共同的目的地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强巴少爷。”

“不，快别这样说。”卓木强巴忙道：“是你们在帮助我，亚拉法师，还有教官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……”

这时，方新教授结束了和吕竞男的讨论，对卓木强巴道：“好了，强巴拉，你现在已经清楚法师他们的身份了，我想你心中的疑问也该解开了。我来告诉你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和安排。”

吕竞男将电脑对着卓木强巴，好让他听得更清楚一些。方新教授道：“过几天亚拉法师就要返回他们的宗教收集更多的资料，竞男也要回西藏，胡杨队长和张立他们要采购器械和装备，岳阳和巴桑则要追另一条线索，你养伤期间，敏敏会留下来照顾你。”

卓木强巴道：“导师，你说线索？我们的线索不是已经断了吗？还有什么线索？”

方新教授在电脑另一头笑了，说道：“你有所不知啊，强巴拉，虽然说最明显的那条线索断了，可是别的线索还在继续。而且，如今的线索多了许多。”

看卓木强巴想要坐起来的样子，方新教授道：“由于当时解散得很突然，所以很多线索都来不及整理，而后来又与你失去了联系，你想想，我们在美洲拍摄到了地宫铭文，还没有完全破译吧？还有，专家给

我们的古格金书，只翻译了一个开头，没错吧？我们没能全部翻译出来，不等于专家他们也停滞不前啊，刚才我就在和竞男讨论那些新的译本。而且，我们还有几个新线索……”

正说着，张立等人回来了，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和水果很快堆了满床。大家兴高采烈地低声玩笑了几句，就听卓木强巴询问道：“岳阳，我们发现了新线索吗？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啊。”

岳阳拉过一张折叠椅反转坐下，一手攀着折叠椅靠背，将头搭在手上，毫不客气地接过敏敏递过的杨梅，塞进嘴里道：“强巴少爷，还记得那个纳粹的尸体吧，我们在尸体上发现那个写了字的烟盒，记得吗？”

卓木强巴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岳阳道：“那上面的文字，方新教授找到专家破译了。这条线索，可是连专家组都不知道的哦。”

卓木强巴一呆，愣道：“没……没上缴啊。”

只听岳阳挠头道：“这个，当时走得比较匆忙，说解散就解散了，忘记了。”

方新教授道：“在你消沉的这段时间，我已经找专家解读了这些文字，这些是德国二战时期常用的密码文记录下来的，解读它还颇费了些周折。如今我们知道字面意思是，‘返回三号基地，寻找、破解。’就这么一句话。我们从烟盒上还发现了另外一些线索，香烟的生产日期是1945年，正好当年德军战败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极有可能没能返回基地，至于是要寻找和破解什么，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查到一些线索，当时的纳粹在西藏建立了几个基地，只是那张基地标注图纸，目前应该收藏在俄罗斯，只要找到三号基地的位置，我们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对了，还有一条重要线索，张立他们已经给你带去了。”

卓木强巴看着张立，只见他拿出一本厚厚的黑封皮笔记，递了过来。卓木强巴一愣神，惊叫道：“唐涛的笔记！”只见身边的敏敏点了点头，卓木强巴喜得一弹坐起，险些让全身伤口开裂迸血。

“你们，在哪里发现的？”

张立和岳阳相对一笑，道：“怎么说呢，或许算是天赐的吧，刚回医院时，因为解散走得急，没来得及细说。”接着，他们把怎么重返西风带遇险，如何被风吹走，又怎么砸落在帐篷上说了一遍。

卓木强巴拿着笔记，迫不及待地想翻找有关帕巴拉神庙的记录，可是连翻了好几十页，也没有找到近似的地点。张立在一旁解释道：“不用找了，强巴少爷，那几页被人撕掉了。从可可西里保护站离开的巡山队员，原本应该是三个人的，他们应该是循着笔记而来到冰塔林的，可我们发现这本笔记的时候，只有两具尸体，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个人，避开了白蛇的袭击，他只带走了最实用的装备，就连这本笔记，他也嫌太笨重而只撕去关键的几页。我们已经反复翻看过了，只有唐涛在其余地方的冒险经历，没有任何涉及帕巴拉神庙的内容。”

卓木强巴颓然合上笔记本，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岳阳打气道：“可是也别灰心啊，强巴少爷还没有仔细地看过笔记吧，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。唐涛把他在哪国购买的哪种器械，通过什么样的黑市途径，都详细地记录下来，这对我们来说，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帮助；他笔记里提到一些工具，比我们曾经所使用的还要先进，更为实用。还有一些自制装备，张立都不得不承认，敏敏的哥哥确实是一个天才，没有人可以想到，他竟然能将装备自制得如此完美。”

提到唐涛，唐敏的眼神就黯淡下来，她哥哥如今还下落不明。

张立补充道：“不错，有了这本笔记，我们等于有了一本顶级装备大全，为我们购买器械省了不少工夫。而且，唐涛有个简短总结的习惯，每写完一篇冒险日记，他都用几个字总结一番。你看前面，他写他一个人进入冰川溶洞时，也遭遇了仓鼠，还有冰塌，不比我们遭遇的危险小，但他的总结只是‘比预期的要容易’这样一句话；他描写的深入非洲原始丛林，比我们在亚马逊雨林的遭遇更为凶险，他却用了‘还算可以’四个字总结；他在一座未被发掘的法老陵墓内，同样遭遇了媲美倒悬空寺的机关，古埃及人利用植物腐朽制造毒气，利用流沙的力量制

造各种陷阱，并利用生物链在金字塔内饲养了大量适于沙中生存的动物，可是唐涛怎么评价他那次经历的——比较刺激，就这么四个字。可是，你看看最后一页，那没被撕掉的几个字，应该是唐涛撤离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”

队长卓木强巴

卓木强巴翻找到最后一页，果然发现前面有几页被撕过的痕迹，最后那句话只有短短十个字：太可怕了！无法通过……来了……这几个字潦草不堪，特别是最后那个“了”字，被拉得歪歪斜斜，横向一带划破了纸，与唐涛那刚毅的笔法完全判若两人。可以看出，唐涛在暗中描写自己经历时，手一直在发抖，到底他看见了什么？卓木强巴想起巴桑，还有蒙河那个疯子，他们种种疯狂怪诞的行为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
张立感慨道：“从前面唐涛描绘的经历来看，他的能力应该高于我们目前的水平。我甚至有种感觉，他的身手，似乎比亚拉法师还要敏捷；而他的知识，简直就是包罗万象，无所不知。我很难想象，他的年纪竟然同我差不多。”

岳阳看了唐敏一眼，道：“你不会是在这里危言耸听吧，如果这样一个人都被吓得……吓得精神崩溃了，那我们还怎么去？”

唐敏道：“不……你们不了解我哥哥，他只会比你们所能想象的更强。我记得曾见过哥哥训练，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训练，现在想起来，他训练的项目应该类似于负重五十公斤以上单手攀岩。”

“吹牛！”岳阳斜睨着唐敏，一副死活不信的表情。唐敏嘟着嘴斜了

他一眼。

张立道：“这不重要！我也承认他确实比我强，但他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，他总是一个人去各种险地，而我们是一群人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”

方新教授对卓木强巴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你的圣使身份，这些线索叠加起来，我们就更具优势了。现在你已经了解清楚整个状况了吧，那么，我们就按照原分工进行。那批二战资料应该已经解禁，目前我们还在试图联系俄罗斯方面，岳阳和巴桑就是在负责这条线索，他们会去一趟莫斯科，看能不能取回德军地图的复印件。”

卓木强巴道：“那，那我伤好了之后，做什么呢？”

方新教授笑道：“你啊，你不用等伤好，我会把我们目前和以后掌握的消息都通过网络传送给你，我们一同协作找出线索。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带领大家找到帕巴拉神庙了，队长。”

“队长？”卓木强巴一愣，指着自已道，“我？我当队长？”只见周围的人都含笑点头，

方新教授道：“一群人中，必须有一个人发号施令，否则队伍是无法出行的，这也是大家商讨的结果。你比较适合干这个工作，好好儿发挥你的领导才能吧。”

张立道：“强巴少爷，你当队长正合适啊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卓木强巴摇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说真的，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寻找，我或许会担负起这个重任。可是，和大家相处了这么久之后，我对大家也都十分了解，论身手，我不及亚拉法师和吕竞男教官；论机变，我不及张立岳阳；论学识，我更赶不上导师和胡杨队长。我来发号施令的话，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教官一直都是我们领队，应该由她继续担任才对。”

吕竞男道：“我早已不是你们的教官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可以教你们了，我只是队伍中的一员。一支队伍的效率和他们行动的成功率，取决于领导的执行力，必须绝对服从领导的安排，在战场上，哪

怕上级命令自己去牺牲，也不能有丝毫犹豫。如果是我来担任这个角色，”她看了看张立和岳阳道，“首先这两个士兵就会不断质疑。你还记得一路上他们向我提出过多少问题吗？这支队伍，在我的带领下已经散漫惯了，如果继续由我来带领，只会继续散漫下去。而你，强巴少爷，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说出来的建议或要求，他们马上会照着做，而不会问为什么。所谓领导气质，是与形体和相貌息息相关的，你正有这种气质，让人愿意服从追随。而且你统筹全局的能力，也并不输给任何人，只是刚开始时，你接触到的东西太少了，一直处于学习和磨合过程，才不肯轻易发表意见。如今，大家站在同一位置，你的相对优势便会凸现出来。相信我们在你的带领下，不会走错方向。”

说完，她又看了看唐敏，眼神中有一种无奈。卓木强巴又道：“那么，可以由胡杨队长来带领大家啊，胡杨队长野外探险经验丰富，又一直是领队人，他来……”

胡杨队长赶紧打断道：“得，别往我脸上贴金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好差事，我才不干呢。我只是有少许极地科考经验，原始森林什么的我就没去过，到时候指挥不利，肯定会被骂得很惨。”他走上前去，拍打着卓木强巴裹着绷带的肩膀道：“你就安心地干队长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吧，别再推三推四了。照我看，你除了干队长，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。”

方新教授道：“听见没有，你本就可以算作这次行动的发起者，我都是被你拖下水的。你现在想不负责可不行，大家的命，就交在你手上了。”

张立马上第一个响应，象征性地拍了拍卓木强巴的手，然后道：“交给你了，队长。”

岳阳也笑着同卓木强巴击了一掌，道：“我的命也交给你了，强巴少爷。”

唐敏温柔地将手放入绷带中，那坚毅的眼神仿佛在说：“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”

吕竞男把卓木强巴的手握得有些痛，那眼神……那眼神怎么和敏敏相似，卓木强巴猛地摇了摇头，哪里还有什么眼神，一定是自己会错意了，唉，又会错意了。

巴桑也靠了过来，依旧冷漠道：“我答应过我哥哥，我会豁出性命来保护你。”

看着一双双充满信任的眼睛，卓木强巴心潮澎湃，顿时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和压力。

大家在医院里陪了卓木强巴一天，各自话说解散后的琐事，卓木强巴则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埋在心底，大家也没有提及。到了晚上，医生再度告诫卓木强巴要保持环境清静，早点休息，大家这才相继散去，并说明天一早再来，独唐敏留下来陪伴卓木强巴。卓木强巴发现，自从唐敏离开自己之后，这次回来似乎显得更加依赖自己，好似随时都会生离死别一般。小丫头的本性到底还是没有改变啊，卓木强巴心想。趁自己伤重，唐敏心软之际，卓木强巴赶紧问清楚，到底在雪山上自己哪里做错了，为什么敏敏会气得跑开。

岂不料，在卓木强巴的追问下，唐敏非常正式非常严肃地问道：“强巴拉，你对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，心里有没有一丝，对教官的好感？我知道，教官一直对你有好感，我不是瞎子，不会看不出来。”

卓木强巴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你应该是了解我的，我何尝三心二意？你是因为这个，和那次……才生气的吗？”

唐敏道：“你，你那天说，早就该那样了……你……你是不是早就想那样了？”

卓木强巴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是这句话说错了，同时暗暗思索，难道自己潜意识里，真的这样想？不对，没有这种想法，我对敏敏应该是一心一意的，自从她出现在我生活里，就已经占据我生活的全部，她善解人意，与我志趣相投，又为了我可以不辞辛劳，舍生忘死，我又怎会去想敏敏以外的女人呢。

卓木强巴明白了事件始末，反质问道：“你我知心，已非一日，你

为什么会生出这样无端的想法？敏敏，你不再是小女孩，你早已成人，你应该知道爱人之间的相互信任。我们是把命交付在彼此手中，相濡以沫才走过来的，你不应该怀疑我啊！”

唐敏温柔地俯卧在卓木强巴胸口，鼻头一酸，喃喃道：“强巴拉，你知道吗，我好怕！我怕有一天，你会离开我！求求你，不要抛弃我好不好，不要丢下我不管！我知道，我只会哭，帮不了你什么忙，我……我没有教官和你那么般配，我也没有她那么大的本事，我只有你……我真的好怕失去你……”说着，竟然嚤嚤地哭了起来。

卓木强巴抚弄着那一头青丝，细声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？我们的爱，在你看来，就那么脆弱那么不堪考验吗？要不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理结婚证，你说好吗？”

唐敏抬起头来，擦了个花脸，破涕为笑，旋即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去，感觉就像我逼你似的。但是，找到帕巴拉神庙后，我要你……堂堂正正地向我求婚，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！你说好吗？”

看着唐敏那双带着哀求的眼睛，卓木强巴捧起那张娇小的脸，那眼神，和昔日那双眼睛何其相似，那是，不可拒绝的眼神啊。“嗯，我答应你，你喜欢出海旅游，我们可以在克罗地亚买一座小岛，天气晴好就穿着我们最喜欢的 TTdou 一起驾船出海，还可以在岛上养些小狗小羊。那是属于我们两人的世界，我们一起去建造它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唐敏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花，可劲儿地点头。看着心上人的心结解开，卓木强巴略感欣慰，同时担忧着，帕巴拉神庙，帕巴拉神庙就那么好找吗？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，我们如何才能再攀上大雪山啊？那里，根本就不可攀啊！想到这里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同方新教授联系一次。就算备齐工具，又如何再次穿越西风带？还有那漫天的迷雾，难道说教授有新的办法？

刚刚安抚好唐敏，病房的门便被敲开，竟然是吕竞男去而复返。唐敏给她倒了杯开水，吕竞男对卓木强巴道：“有件事情，我想和你单独